

烈酒與洗衣機

她踏著夜色而來。

酒吧晚上八點開始營業，她在八點二十分時推開大門，直直走向酒保面前，一屁股坐上吧台最內側靠牆的位置。

酒保向她點了點頭，問：「先一樣？」

「對。」

酒保給她一杯 Highball，她立刻仰頭飲盡，又把杯子推給酒保：「換一個，馬丁尼好了。」

對方有些無言，但也沒出言阻止。只是一邊調酒，一邊問她：「你總這麼混著喝，不會醉嗎？」

「醉？」她呵呵一笑，「我早醉得不省人事了。」

從遇見他那時就醉了。

他比她小三歲，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家酒吧。那時她剛從公司辭職沒多久，轉而在家工作，當個文字工作者，靠著接些文案委託、校對或投稿稿費過活，偶爾有了閒情逸致，到這裡喝喝酒、找找靈感；他則是大四生，讀生物系，因為大四課少，平常多在實驗室做研究，準備畢業論文。

那天他和他的朋友們一起來喝酒，不小心將酒灑上她掛在椅背的外套。

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一個沒拿穩就……」他慌張地向她道歉。

她揮揮手，想說就只是一件外套，丟去給洗衣店煩惱就好，反正洗不掉扔了就行。她對衣服沒多大眷戀，該丟就丟。

可他還在不斷道歉：「真的很抱歉……不如我幫你將外套洗乾淨吧？」

他問了她的聯絡方式，加了 LINE，一周後果然將她的外套洗好，裝在紙袋還到她手裡。她抖開外套，完全看不見原先的酒漬。

「不好意思，還特別約你出來還外套。」

她搖搖頭，開口：「你很喜歡洗衣服？」她那天聽到他朋友取笑他，說他真是喜歡洗衣服到走火入魔，連人家的衣服都不放過。

他愣一下，靦腆地笑道：「洗衣服會讓我很有成就感。」

她請他喝了一杯酒，聽他談他自己的事。他說自己窮學生一個，本來就不可能一直買新衣，去洗衣店洗衣服、用投幣式洗衣機也浪費錢，便存錢買了台小洗衣機，放在自己租的套房裡，每天回家就自己洗衣服，一邊洗衣服一邊讀書。剛開始還挺不習慣，後來不知為何洗出興趣了，有時衣服弄得太髒，若是能洗得跟原本一樣，會讓他很有成就感。雖然洗衣機現在有些故障，但他為了省錢，自己學了修洗衣機的方法，就這麼用了下來。

她為他談論洗衣時、認真的神情醉了心。

那時加的好友，她沒刪掉，時常傳訊息和他聊聊天，或是他偶爾會到酒吧找她喝酒。半年後，他向她告白。

她答應了，搬出了自己原先租的地方，住進他的小套房。

房間大概原本就是設計給學生住的，僅六七坪大，擺設也簡單：一個衣櫃，一張小沙發，一張堆滿書的書桌，一張雙人床，飲水機，曬衣架……還有他一直提到的那台小洗衣機，就放在他床邊。

洗衣機不高，就到她的腰部附近，是雙槽式的，一側洗衣一側脫水，上頭操作面板有三個旋鈕，控制洗衣時間、洗滌模式和脫水時間。白色的機殼泛著黃，看得出已經使用了很久。

她問他怎麼不把洗衣機放浴室，他說浴室太小、放不下，要用的時候才把洗衣機搬到浴室去用。

說著，他把洗衣機搬到廁所，說天熱出汗多，她的長裙又在樓梯間沾上不少髒東西，問她要不要現在先把衣服洗了，她說好。

他脫去了襯衫和牛仔褲，她脫下裙子，然後好奇地看著他的動作。

「衣服是要看材質和顏色分類洗的，你的裙子材質比較容易捲壞，要套洗衣袋；襯衫是淺色的，不能跟牛仔褲一起洗，會染色……」他叨念著，一面進行自己說的動作，然後把牛仔褲和裙子丟進洗衣機裡。

「衣服先丟下去，再注水，比較容易讓衣服沉下去。」他嘴上一邊說著，一邊拉著水管加水。

她看著他的牛仔褲和她的裙子被水打濕後縮成一團，在水淹沒過兩件衣服後，褲子和裙子在水中舒展開來。

像蓮花綻放一樣。

「然後開柔洗，十五分鐘……」他轉開洗衣機的旋鈕，洗衣機開始轉動。

「好了，就是這樣，你……」他轉過身看向她，看見她僅著內衣褲的樣子，侷促的低下頭。

然後發現自己身上也只剩下一條內褲。

「呃，那個……我拿件衣服給……」後面的話被她堵在了吻裡。

他先是一愣，直到感覺到對方的舌頭舔上了自己的唇，才反應過來，把對方往自己身上壓得更近了些。

他們忘情的擁吻，愛撫，然後倒進了床中。

洗衣機仍在運作著，裡面的衣服被洗衣機攪動，轉出了漩渦。

褲子和裙子在漩渦中不斷旋轉、攪動、糾纏，帶動水花撞出響亮的聲音。

洗衣機轉的更快了，褲子和裙子越轉越激烈。

最後揉為一體，難分難捨。

「你名字有個蓮字，那你就是我的蓮花，我就是你的周敦頤。」激情之後，他把她圈在懷裡這麼說道。

「你那是什麼比喻……」

「我就要把你當我的蓮花，天天養著你，養一輩子。」

「蓮花是要養在水裡的，你怎麼養？把我養在洗衣機裡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他笑了，把她往懷裡拉得更近些，「你不會洗衣服沒關係，我天天幫你洗衣服，我要你出淤泥而不染，把你養成這世界上最美麗的蓮花。」

他知道她以前衣服都是送去洗衣店洗的，沒有自己洗過衣服，便告訴她衣服留給他洗沒關係。她沒有答應，而是問了他洗衣服的方法，學著自己洗衣服。有時他回來累了，就換她幫他洗衣服。

她也不去酒吧了，待在他的小套房工作，反倒能讓她靜下心。每天她看著他出門，她就幫他打掃，一邊工作，一邊等著晚上他下課回來。

同居兩個月後，他開始準備畢業論文要進行的實驗，在學校待得更久了。

雖然他一直向她強調是在實驗室做研究，但一個人待在房間裡，她還是忍不住開始胡思亂想——尤其當她知道，他們實驗室有個正在追他的小學妹後。

她總覺得男人就是喜歡年輕的、比自己年紀小的，才會有保護欲和成就感，姊弟戀什麼的太不穩定了。

那天，她一邊洗衣服，一邊看著他躺在沙發上滑手機，滑得認真，內心跟洗衣機的衣服一樣，被水沖得亂七八糟，糾纏不清。

她突然發現洗衣機沒有排水，明明轉了排水，洗過的水卻未排掉。新注進去的水才沒多少，水位就滿了。水一多，洗衣機就沉，她搬不動。

「洗衣機好像壞了。」她喊。

他放下手機，也走過來看。

「水排不出去，我也搬不動。」

「卡住了吧，我來看看。」他隨手將手機放到一旁，她在他走進廁所的那一刻，拿起還未暗下螢幕的手機。

憑著印象，她點開他實驗室的群組，找到那個學妹的帳號，點進他們的對話紀錄查看。

學妹已經和他告白了，而他拒絕了那個學妹。

「好了，通囉。」他在廁所喊。

她走到廁所，看著他從排水管中拉出一團棉絮和頭髮的混合體扔進垃圾桶，洗衣機的水位在緩緩下降，終於排乾。

她喝完手中的酒，將酒杯推向酒保。

「還要？」

「對，一樣的。」

酒保接過酒杯，幫她調製新的一杯。她注意到在吧檯的另一頭，一對男女不知交頭接耳說了些什麼，兩人笑得開懷。

笑聲之後，那兩人音量大了些。她聽到男方說：「我答應你，你要是不信，不如我再加碼：要是我敢背叛你找其他女人，喝了這杯酒我就、我就……就不會醉？」

「去你的，你這算哪門子發誓啊？」女方笑罵著，往男方身上挨得更近些。

她突然想起，他也曾給她很多承諾。

他說，他要存錢，為她買棟大房子，再買輛車，他才能風光的把她娶進門，而不是讓她困在這小小的套房。

他說，他要一直幫她洗衣服，讓她每天都穿得乾淨的、美美的，把她養成他最美麗的蓮花。

他說，他會一輩子愛著她。

他幾乎都食言了，除了最後一條——他確實用了他的一輩子愛她。

雖然他的一輩子被車撞得太短，只有二十四年不到。

「小姐？」突然有個聲音喊她。

她轉頭，看見一個大學生模樣的男生靠在吧檯邊看著她。男生背對著的方向，有一桌年輕人正笑著看著這裡——大概是被朋友慫恿來搭訕的。

「你真年輕，能否請問……」

「抱歉，我二十八了。」她開口，那桌年輕人瞬間爆出大笑，被旁邊幾桌的客人瞪了一眼。

來搭訕的男生臉都紅了，僵在原地。她拿起酒杯示意對方，男生反應過來，跟她碰了碰酒杯，低聲說了句「抱歉」，落荒而逃似的衝回年輕人那桌。

「真是……小小年紀就想搭訕別人？」酒保把頭探過來，對她說，「而且還找你這種一看就知道不會成功的。」

她笑了笑，沒回話。

她在酒吧很常被人搭訕，無論是和他交往前，還是他走後。

她通常都會客氣的拒絕，來搭訕的人也識相，很少會有死纏爛打的。

除了那男人。

男人第一次搭訕她的時候，一邊和她說話，一邊用吸管攪著自己手中的酒，讓她想起洗衣機運作時，衣服在水中被攪動的樣子。

她第一次和來搭訕的人聊上許久。

後來，男人只要在酒吧裡碰上她，便請她喝酒，和她聊天，並且邀請她和自己在酒吧以外的地方見面。

男人一次次的邀約，她一次次的回絕，最終仍是沒熬過男人的熱烈追求。
大概是一個人太久了，她想。

那晚，她把故障很久的洗衣機整理好，搬出了小套房，一個人踉踉蹌蹌地把洗衣機抬去附近一家垃圾場。垃圾場晚上不開，門口留有一塊小空地，讓人能把廢棄物暫時堆在外面，隔天垃圾場的人再來處理。

她把洗衣機放在垃圾場空地的角落，然後走向酒吧。

她赴了男人的約，並和對方回家，一進門男人就把她壓在門上狠狠地親吻，像匹飢餓多時的狼，在看見獵物那刻迫不及待地撲上去啃咬、撕裂。兩人一路從玄關，沿路脫了鞋子、上衣、褲子，衣服散落滿地，在踏到床邊的時候，兩人身上只剩下內衣褲。

很久沒有與人肌膚相親，讓她有點不習慣，在男人舔吻她胸口的時候，鬼使神差地望了一眼男人居住的小套房。

沒有洗衣機。

她沒來由地慌了。

「等等，我……」

「怕了？怕也來不及了。」男人說著，張口咬住了她的乳尖。

她感受到一陣刺痛從左胸口傳了上來，同時男人的手指在她下面試探著抽插。

她扭動著，想掙脫男人的侵入，然而男人把她壓得更緊。

「……不要……」

「少在那邊裝貞潔了，天天都混在酒吧裡，早不知道勾了多少男人睡過……操，弄那麼久連點水都沒有。」

水。

她想起那台洗衣機。

注入水之後，衣服隨著水位的升高漸漸舒展開來。

插上插頭，洗衣機滾動，衣服在水中跟著翻攪、糾纏。

最激烈的時候，整台洗衣機都在晃動。

然後停止。

「你他媽為什麼都弄不出水？再不濕老子直接幹進去了。」

為什麼沒水？

因為這裡沒有洗衣機。

為什麼沒有洗衣機就……，不、不對。

她怎麼會想把洗衣機丟了？

她一腳踹上男人的褲檔，男人痛呼一聲摔下床。她對著男人說道：「你技術太差了，廢物。」

然後轉過身，忽略男人在自己背後的咒罵，撿起自己的衣服，穿好，打開門。接著衝往那家垃圾場。

她感覺自己的體內正被什麼攪著。像剛剛男人骯髒的手指在她下面抽插，像洗衣機故障時、怎麼樣也停不下來的旋轉，攪動著她的不安與惶恐。

一陣噁心從她胃中湧上，但她無暇顧及，深怕晚了一步，自己就會錯過什麼。

她一路狂奔，終於奔到剛出門時放置洗衣機的空地。

洗衣機仍待在原本的位置，只是被人在上面放上幾袋空酒瓶。她抬手揮掉那幾袋酒瓶，也不管摔了滿地的酒瓶碎片，蹲下身抱住洗衣機，在寂靜的深夜裡，像個孩子般嚎啕大哭。

那天天未亮，她又把洗衣機搬回了房間，放回原本的位置。

「欸，上次你門口那堆垃圾丟了沒？別一直放著啊，小心其他住戶又來抗議你。」臨近清晨時分，酒吧裡的人早已散去，僅剩她和正在清場的酒保。

她這幾年來常到這裡喝酒，久了這個酒保都認得她了，偶爾得空，酒保就和她聊上一會，算是熟稔。有幾次她喝太醉，連路都走不穩，酒保送她回去，看著她房裡的垃圾堆直搖頭。對方有時會笑她，說果然人如其名，還身體力行實踐了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蓮花精神——出的是她那房垃圾堆，不染的是她的人、和她身上的衣服。

她沒法反駁，因為對外人來說，那確實就是間垃圾房。

他走了之後，她沒捨得把他的東西丟掉，總覺得留著，自己會安心些。

她以前都沒發現，原來自己是這麼念舊的人。

所以他留下的物品，她一樣沒動，也沒打算扔，就連灰塵積在這些物品上，

她都覺得揮掉灰塵，就破壞了什麼似的。

除了那台洗衣機，她還是會用它來洗衣服。雖然洗衣機總是故障，有時不能排水，有時則是無法停止，得拔掉插座才能停下，但她也沒想過換台洗衣機。

她總覺得，若是丟了這台舊洗衣機，她心中某些東西也會被她弄丟。

如今房間裡，舊的東西一樣沒少，新增加的都是她自己製造出來的垃圾：吃完的泡麵碗，用過的衛生紙，寫過的廢紙，穿壞的內衣褲……等，散落各處。偶爾酒保送她回來後，會幫她把垃圾清掉一些，再放在她房門口，要她記得丟掉。

她知道對方只會幫她清掉她製造的垃圾，也沒說什麼。

她喝完最後一杯馬丁尼，把酒杯放在桌上，敲擊出清脆的聲響。

「今天我能自己走，不勞煩你了。」她付了酒錢，對著酒保說。

她踩著清晨而去。

回到那間小套房，打開大門，也不開燈，遮光窗簾一直是拉上的，整間房一片黑暗。跨過滿地垃圾，步入髒亂不堪的房裡，她對著書桌上那個人的相片，輕輕說了聲：「我回來了。」

然後，按下手機裡很久以前錄下的錄音。

「歡迎回家。」他說。